

延伸阅读

从黎境到琼崖：“整理”的标准

民国前期地方官员眼中的海南

文/黄强

今日琼崖建设研究会总商会邀请,演讲考察五指山一带情形,及参加河内赛会的经过。但我在以上两地,很像走马观花一样,见不着什么深奥的地方,不过盛情难却,只好将所见得到的来谈谈。俗语说,有碗话碗,有碟话碟,枯燥无味,还请原谅。

记得七月九日,我随陈委员(编按:即陈铭枢,1889—1965年,时任广东南区善后委员公署委员)由海口乘内河轮船前往广州湾时,在甲板上展开海南地图来讨论发展计划。陈委员的意思,以为发展琼崖,总要把贯穿腹部的道路筑好,才有办法。现在筹賑总处应拨琼崖的一部分賑款,我们最好拿来完成这项计划。我当时非常赞成,陈委员即亲缮一函,吩咐我到了广州湾,把事情办妥,不必跟他赴高州,赶快转赴省城(编按:指广州,海南1988年建省,此前属于广东省),向筹賑总处请求拨款五十万元,采取以工代賑的方法来开辟黎路。

我奉了命令,跑到省城,面晤筹賑总处伍处长。伍处长的意思,亦以为琼崖灾情严重,应该得到五十万元賑款,将来收入增加时再行分拨。后来回到琼州,把黎路这件事细心考虑一番,觉得五十万元实不敷用,再补一个正式公文,请求拨足八十万元。这项请求能否达到目的,现在还不知道,就是政府答应下来,我们若是用之不得其道,也是对国家不住,对琼崖不住,所以我决心亲往察勘这条路线,以定方针。

还有一个原因,我们常听见人说,琼崖系一个宝贝,我虽是不敢毫不置疑地承认这句话,至少亦要比它是一个梨子,或是一颗鸡蛋。梨的外皮是好的,我们若不能把它切开,是否能食,又谁敢断定呢?又我们从前在省城时,时常听见人说五指山的种种荒诞传说,比《封神传》《西游记》还要离奇。我是不迷信的,也好趁这个机会亲自进去,搜罗各项确实证据,来洗刷无端的诬蔑。决定之后,许多朋友都有爱护我的好意,劝我不要冒这危险,他们以为黎洞水土不好,人们到了此地,

历史复盘

百年前看琼崖

法国传教士眼中的海南岛

文(法)萨维纳 译/辛世彪

湿热有害的气候,贫瘠的土地,偏远的位置,使得海南岛自古在汉人中就有恶名。为了填充人口,他们把海南岛当成放逐之地,一切不受欢迎的人,一切不服管教而决意遣散的军队,都接连不断地发配到这里。这个过程至今仍任强力推行,而在作为早期流放者后裔的海南人看来,是十分自然的。

我们欧洲人无权对这种过分的精神状态感到震惊,因为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。基督教国家未能履行他们的职责与使命,只顾开发中国,滥用它的软弱,而不是开化它,这本是相对容易的。我们现在仍然无法预计这种专横、自私政策带来的一切恶果。因此我个人并不责怪中国通常总是怨恨外国人。它唯一的错就是这种仇恨里包含了所有的外国人,不分个人与民族,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。

我还有意无意地发现,中国人越来越希望能摆脱外国人自己干,从列强的控制中解放出来,自己当家作主。为了尽快实现这个目标,他们热情投入到对西方科学的学习之中,从中国的一端到另一端,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甚至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不惧漂洋过海,到美国货欧洲,学习现代发展的奥秘。

对此,海南人并不想落在大陆同胞后面,而且一天天现代化了。海口城作为全岛的骄傲,在不停地改变,不断地美化。它现今有了邮局、电报局、电话、电力、无线电报、

不死也要大病一回。但我下了决心,是不因此丧气的。

我终究是出发了,自海口到达五指山,再到陵水,经过二十天,途中虽有少数官兵患病,但随即治好。试想我们同行的官兵近二百人,这就可以证明黎境的水土对人们的身体的没有妨害的。依我个人的意思,愿意住在黎洞,不愿意住在府城。大概住在深山的人们,比住在平地的总要强壮,五指山下水满乡一带的居民体格,非常雄伟,就是一个证据,黎族妇女容貌也很好,并不是狰狞可怕。依照科学原理来讲,黎地高出海面最少二三千尺,地势高旷,空气清洁,树木繁荣,风景幽雅,居住的人自然觉得舒畅,身体自然良好。

这回考察途径,初时打算在五指山工作完了,即赴凡阳出乐安、崖州,因河内展览会开会期近,要赶回海口开一个预备会,所以变更路线,改由东南道出陵水,在路上也得到了相当的见解,时间还不曾枉费呢!

本来琼崖建设,虽是千头万绪,但海口筑港、环岛公路、黎境公路三件,就是先决问题,无论何人都不能非议的。海口一港好像人身体的口,必要修好;环海公路,好

像血液循环,必要使它流通;黎境公路,好像肠胃,必要使它清洁。这就是人们身体强健的重要条件。筑港计划已议定,经费亦与税务司、领事团、各洋商等商定章程,由出入口货物征收,目前专候政府批准就可兴工。

环海公路,将汽车牌照费及二成附加费,拿来作经费,各县天天在那里兴筑了。至于黎境公路,是用賑灾的款项来兴办的。我以为这三个计划,均有着落,琼崖半身不遂的病状,也就可以根除了。从此百废俱兴,一切人民痛苦,亦可跟着解除了。

此次赴黎境,由府城至龙塘、屯昌、南间、岭门,沿途所经,不独查察路政,对于地质的肥瘠,动植物的分布,亦稍为留意。黎境的森林很丰富,参天古木,一望无涯,如果能够把黎境一个山的木材,搬到海口或香港,我们相信总可值百数十万元,森林之富就可想见了。

可惜交通不便,运输困难,木材靠牛拖运,由黎境至岭门、乌坡,百余里的山路,那些木板也伤残不少,价格自然低贱。将来公路完成,改用车运就不同了。我想琼崖森林这么丰富,就算没有货出,也应该够用才合道理。哪知琼州所用木料,柚



临高角海南岛解放纪念馆

谭洪安/摄影

木杂木要暹罗输入,松杉要信宜输入呢!况且输入的木料不是少数,据海关统计,每年有价值几十万元木料进口,这岂不是一件奇怪的事?

琼崖的米食也是不够的,去年洋米输入十一万四千七百一十二担,价约八十万元,民十四年(1925年)因患旱灾,输入十二万二千一百一十担。但黎境土地肥美,到处产米,价值便宜,每元可买四十八斤,实在黎境就是琼崖粮仓,谷米尽可供全岛有余。将来公路筑好,黎米源源的接济,琼崖人民的食饭问题,自然容易解决。挽回数十万外溢的利权,也是很有把握的事。

又查岭门的咖啡很优美,产量也很丰富,再事发展就可推销外埠了。槟榔一物,琼崖也有出产,但每年还要由别处输入。照去年海关报告各项输入的数目,极为可观。我想想,上列输入物品,本来琼崖件件都有,而且比外来的还好,我们不认真,产品不够供给,遂让外货乘虚冲销,这个漏洞,若不赶快想出补救方法,每年进来一些华侨血汗钱,也依旧一点一滴送回人家,自己却白做工夫了。

现在很多人还是怀疑,开辟琼崖没有大帮能吃苦耐劳的工人,这也是没到过黎境的话。我们只要到黎境调查一下,便知道黎人很能耐劳,工钱也不昂贵,开辟琼崖最是中用。我们不要等闲看待黎人,将来的琼崖,总有借重他们的地方。外面商人大可进去和黎人交易,不过依着现在的办法是不公道的,很容易惹起黎人的反感。将来在黎境里头,开辟几个墟场,或由政府办理几间交易所,这种不良习惯可以改良,黎人的痛苦也可以解除了。总之黎境一切事物都是好的,只是缺了整理工夫。

我还记得《论语》里“子适卫”一章说过:“既庶矣,又何加焉?”曰:富之!既富矣,又何加焉?曰:教之!”我们将来要把这几句话来做整理黎境的标准,也许就是整理琼崖的标准。

黄强(1887—1974年)1928年3月起任广东南区善后公署参谋长,海南岛警备司令及琼崖实业专员,著有《五指山问黎记》,本文为他同年10月发表的演讲。

都有充足的供应。

海南岛北部所有交通网络都有汽车来往穿梭,车内乱糟糟挤满了乘客以及运往岛内各个市场的货物。每日有一趟班车从海口向西往临高,那大和邦溪,向南通往定安和岭门,向东通往文昌、嘉积和万宁。两年以后,也就是1930年,人们将可以乘汽车走遍全岛。汽运公路沿着东部、南部和西部海岸延伸,从海口出发只需一天就可到达著名的榆林港。中国人梦想把这个港变成军用港。

同样的问题是,如何用铁路沿着靠西部的中部山区,把北部和南部连接起来。这条铁路要从海口出发,穿过临高、那大、乐安、崖州和三亚,通往榆林港。乐安城位于西南部富庶而人口稠密的乐安高原,流经此地的众多水流汇成了西部的昌化江,这是岛上最重要的河。问题还在于,如何改善河道使它通航到乐安高原,如何抢在中部丰富的森林资源受到毁坏之前进行开发。

我觉得这条交通线路便利得多,然而它也有一个最大的弊端,即距离太长。正是为了发现一条更近的路线,去年黄将军和我才对岛上的中部山区进行了一番考察,这是由一个欧洲人和150人的一队中国士兵,第一次从中部穿越海南岛,深入到孤立而陌生的部落中间。

作者萨维纳(1876—1941年)为法国传教士、学者,1925—1929年在海南全岛田野调查,著有《海南岛志》;译者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。

上接《E1

惊雷过后 回归原点

徽州传统文化人才犹如群星灿烂,散发异彩,同时又以富名称天下,确实非同寻常。具体来说,明清时期,由于徽商的资助,宗族的奖励,舆论的推崇,爱才的风尚,以及悠久深远的文化渊源的陶冶,造就了徽州人文的极大发展。

以上种种,不免让我泛起自己童稚到少年时在家乡海南临高的美好记忆。那些看似偶然而让人惊奇的机遇,背后其实蕴涵着地方民风重视教养、作育英才的悠长传统。在史海浮沉求索中,我才认识到自秦汉、隋唐至明清、民国的千年以上漫漫时光中,海南并非固有印象中的化外蛮荒之地,而是诸多不同文化汇聚交融的宝地,以宽厚包容、勇于进取的海洋文化为最大特色。这一点,与我向来推崇的徽州商人“向海而生”的冒险精神,可谓南北比肩,遥相呼应。

1923年曾在广东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的许崇灏(1882—1959年),十年后写出《海南三市》一文,发表于《新亚细亚月刊》,冀望唤起国人对琼崖的深切注意:“今之海南,吾人急起图之,固有无穷之希望也。若犹轻忽置之脑后,几何其不为台湾之续耶?”

抗战胜利前夕,许崇灏为重庆亚细亚学会编著的《琼崖志略》有两段文字颇堪玩味,第一段是“人情风俗”:

缙绅文化再梳理

缙绅告别官场退隐归乡的传统,也有以自身的声望、财资与社会关系,扶持涵养乡土文教风气之功。

许崇灏编著《琼崖志略》一书,1947年4月由上海正中书局印行。那正是我将满10岁,向往入学求知之日。如书所述,海南岛上“往昔人物,忠烈则有海瑞,文学则有邱雍,皆为海内所崇敬,尤足以仰绍前徽,感兴后辈者也。”

我曾撰文论述“丘(潜)海(瑞)文化现象”,乃海南文化的精髓,是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标志。在丘、海思想中被忽视而又特别富有价值的,是其重商思想。他们都心怀治国安邦,以谋求天下长治久安为职志,堪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。但他们并没有抱守残缺,墨守成规,而是根据所处的明中叶商品经济抬头,以及发现新大陆所引发的世界性海洋贸易的时代特点,提出海洋文化所蕴含的重商思想。

“丘海文化”还有一点值得后人关注和思考:丘潜在朝廷的最后几年,陆续呈上了十三份奏章请辞返乡,但却没有得到明孝宗的批准。为官刚正、仕途坎坷的海瑞,晚年也多次以老病上疏请求退休,明神宗下诏慰留不允许。

由此又可联想到,“读书登第”,也是徽商孜孜以求的上进之道。他们“处者以学,行者以商”;往往“商而兼士”或“士而兼商”,行商取厚利,读书求名

南溟风起 文化生根

爱护、延续和发扬宝贵的文化根脉,作育英才,催人奋进,涵养乡土,才是强国富民长远之道。

回想我们这一辈的人,出成长于内忧外患的动荡时代,粗通人事又赶上新社会变革的波澜起伏。我有机缘渡琼海、过五岭、临长江、赴京华,常年专注于经世致用的学术活动,为拓宽视野心胸,走出国门,足迹遍及欧洲。我忘不了琼崖故土养育教化之恩。

当前海南岛又迎来新的重大历史机遇,我对这一中国南方门户和这片浩瀚南海上的热土的明天充满信心 and 期待,同时也迫切地感受到最宏伟的发展蓝图,亦需要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勇于担当责任、多做实事。近期我把多年积累的藏书捐赠海南大学,为琼崖千年文教事业的传承与兴旺尽一分绵

“琼州远处天南,孤悬海外,风俗习性似有一种独特之精神。气候煦温,四季不冷。春秋佳日,煦煦和风,海边椰林浓阴苍翠,入其中者令人以为别有天地之感。居民多为各省移植而来,祖孙相传,遂成土著。性柔顺而简朴,勤于耕织,民居生活习于恬静。空气清新,体力皆极壮伟。性谦谨诚讷,绝无集众械斗之恶俗。乡村之间,尚有安贫守约古代之遗风。诚为易治之邦也。士人多守本分,重功令,明廉耻,尚忠义。往昔人物,忠烈则有海瑞,文学则有邱雍,皆为海内所崇敬,尤足以仰绍前徽,感兴后辈者也。”

第二段是“侨况”:
“琼民多由他省移植而来,富于冒险性及进取精神,稍受经济之压迫,则飘然远引,赤手空拳,自食其力。虽遇困难之环境,不因终日劳苦而稍损其求生奋斗之志。故远至欧美,近如香港、南洋群岛、安南、暹罗各地,无不为其荟集之区。其所营之事业,大都以旅馆、酒肆、茶室、制鞋、缝衣为多,而种植树胶、营航运而获巨利者,亦颇有人。所至能自成风气。笃于乡土观念,且因其言语、习惯、性情之不同,凡聚居之处,均集而成族。有自设之会馆、学校、各项团体机关。处处表现其风俗特性。琼人在外虽久,而对国内地方慈善事业、教育事业,亦能以其血汗所换之金钱,以为资助,成绩卓著,功效极大。”

高,双管齐下。有的即使“弃儒从商”,一旦取得商业上的成功,又重操旧业,以求向缙绅转化。缙绅就是指传统时代有官职的或做过官的人。

从宋代起,徽州文化风俗趋向文雅,名臣辈出,尤以晚明至清前期为盛。徽商在自身缙绅化方面取得很大成功,明清时期出任中央与地方的官僚中绝大部分是徽商子弟,他们的乡土、宗族观念很强,“凡有关乡闾桑梓事,无不图谋筹划,务获万全”。

徽商努力跻身官僚缙绅行列,固然有结交当道者以求庇护,同样享受特权的意图,并成为坐地称霸的豪强。但从另一方面说,缙绅告别官场退隐归乡的传统,也有以自身的声望、财资与社会关系,扶持涵养乡土文教风气之功。

再以许崇灏为例,他是广东番禺(今广州)人,辛亥革命元老,“国父”孙中山的重要军事幕僚,与弟弟许崇智并称“辛亥双雄”。后因刚直不阿被排挤退休,1943年至1946年间在重庆、南京任国民政府委员、国府顾问等空头闲职。1946年退休,弃政从文,主持新亚细亚学会,著书立说,这才有了呼吁重视海南岛(时属广东省)战略地位与丰富人文地理资源的《琼崖志略》等著作传世。

力。归根到底,爱护、延续和发扬宝贵的文化根脉,作育英才,催人奋进,涵养乡土,才是强国富民长远之道。

当年的同事和挚友中山大学蔡鸿生教授,近日为我将出的文集惠撰一序,所作评价可谓知音:“像同时代人的命运一样,既为风云儿女,就难免随波逐流。幸好惊雷过后,回归学术原点,辛勤笔耕,修成正果。”

《庄子·逍遥游》有云“南溟者,天池也”,丘潜曾将海南岛称为“南溟奇甸”,我也乐意回归原点,情怀南溟,眺望海天,心系黎民。

本文为近日在海南省临高县实地采访,叶显恩先生口述,本报记者谭洪安笔录。